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 第二十一回 大清營覆轍時虞 徐俠士明珠投暗

話說年大將軍要屠朝皇城，被岳公苦勸，大將軍道：「不然。方今天下太平，四海無事，家給戶足，國泰民安，凡為百姓者，理宜耕鑿相安，不得別生妄念。不料金川小丑不揣力量，肆意跳梁，迨王師西征，猶敢屢次抗拒，不知悔罪投誠，若不大加殺戮，何以驚反側之心？何以絕覬覦之望？」張仁謀也來苦勸。年公道：「公等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天地則有寒暑，日月則有盈昃，有暑而無寒，不能顯春生夏長之功；有盈而無昃，不能見日精月華之用。所以王者止戈為武，聖人辟以止辟，都是不外殺戮的。從前武侯相蜀，不言赦罪，史家稱其得體。亡國之朝，動言大赦，適以長姦宄之謀。此處人情浮動，若不加以嚴刑，恐大兵去後，依舊故態復作了。況我兵遭他兩次水火之厄，所亡兵士，死在九泉也未瞑目，若不代這死者報仇，也覺於心有愧。我意已定，諸君勿復多言。」眾人默然而退。大將軍當即傳令，叫將朝皇城内的人一齊殺死，雞犬也不許留一個。看官須知，大將軍是天狗星下凡，所以殺戮之重，為亙古所未有。那朝皇城的人口約有百餘萬，不上十日，都殺得乾乾淨淨。

話中單表朝皇城内有一個俠士，姓徐名季直，原是甘肅蘭州大通縣人氏。他父親是茶商，年年往朝皇城貿易。西方的茶生意是最大宗的，徐季直父親因此賺了巨富的家私。他父親死後，這宗生意便由季直接做下去。季直為人性情慷慨，舉止雍和，幼時即喜歡劍俠一流人物。他的父親只有一子，所以十分鐘愛，由他出外遊蕩。季直因此得自由自在，中國十八省，他都游遍了。曾到過廣東羅浮山，遇著一位真仙，傳與他一切劍術，季直所以劍法精通，兼能飛簷走壁，西方一帶，人人都知他是一位英雄。從前葛爾丹及策妄阿拉布坦及租拉等俱知他大名，曾經屢次禮聘他，求他出山相助，但季直知得金川氣數將完，所以決意不肯出來。現在年廣堯屠滅全城，剛剛遇著這季直在城內，當下聞此信息，心想：那年廣堯雖是殘忍，何以他的手下沒一個人勸勸他呢？待我去暗中打聽打聽。主意已定了，就於日間縱上屋脊，打聽去了。

那時年大將軍住在租拉大頭目的衙門裡面，季直縱了幾縱，到了衙內庭堂上面，幸在白晝，無人理會。細細聽去，剛剛聽到岳公、張仁謀勸大將軍的說話，再聽年大將軍回的說話，知他是一定要屠城的了。徐季直想：天下有如此忍心的人，他的說話都是強辭奪理，看來是沒有挽回的了，這朝皇城的百姓是該遭劫的了。想罷使將身縱回，仍舊跳到自己鋪裡，預先佈置定當。到了晚間，先將細軟打起包裹，自己拿了出來，然後再將鋪中伙計一齊背出，便在朝皇城西首一個小村名喚翠微村，在那處借了一間房屋，暫行住宿，以聽城內消息。

住了兩日，這日徐季直剛在村邊閒看，忽見一個中國模樣的人，也在那裡閒哨，心想：此處也有中國人，莫非也是朝皇城搬來此地避禍的麼？便走上來與這個人扳談起來，說道：「閣下是何處人氏，如何會來此處居住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本是在城內住的，因遭兵亂，所以預先搬出城來，老兄諒來也是這樣的了。」季直道：「正如兄言，幸我走得快，不然就被殺死了。」那人問什麼緣故呢？季直使把屠城一節事說了一遍。說完，怒髮衝冠，雙眉倒豎，大有不平之意。那人看見季直有些來歷，便道：「此處非說話之所，待到敝居再談罷。」季直從命，便跟這人來到一個小小房子裡坐下。那人道：「閣下尊姓大名？」徐季直把姓名說了，又向那人姓名。那人大驚道：「閣下原來就是徐俠士，久仰，久仰。兄弟不是別人，就是金川王駕前策元帥的軍師，姓胡名用。便是那晚因失了機謀，被官兵賺開城門，所以來到此處。我想清兵如此殘忍，殃及無辜，依老兄高見，將如何設法？」徐季直沈吟道：「弟也曾云游四海，遇著異人，頗通小術。但現在金川氣數當盡，從前葛元帥及現在的策元帥、租將軍曾屢次請我，我也不肯出來。然不料年廣堯那廝如此無禮，真真令人氣煞。」胡用道：「弟自那夜敗軍之後，逃到此地，連策元帥、租將軍的下落尚未知悉，閣下頗有所聞否？」徐季直道：「弟在城內時，曾聽見人說，租將軍已經陣亡，策元帥同朱、周兩將軍已奔向青海角去了，未知此說真否？」胡用道：「依弟愚見，閣下懷如此本領，何不同弟一同往尋策元帥，定當重用，或者除這年廣堯，亦可為朝皇城的百姓報報仇，且可以扶助金川，豈不美事？至於說金川氣數當盡，閣下亦聞人定可以勝天麼？譬如漢朝至獻帝時，氣數已盡，後得諸葛亮，便又延了兩代，多了數十年的血食，不是前車之鑒麼？閣下高明，不妨細細想一想。」季直聞言，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待我今夜想過，再作道理。」說完作別而去。季直回來坐在屋內，心想：「我又不與中國作對，我所恨者年廣堯一人而已，今夜待我去把這廝刺殺了，便走他的娘，那有工夫去扶助這賊黨呢？」想罷，立定主意。

到了晚上，他便穿好夜行衣，插好劍，出了翠微村，一口氣奔到朝皇城下，將身一縱，已過城牆，看見有一間大屋，他認得是城內著名富戶的人家。他又一縱，已到了這屋上，看見裡面燈燭輝煌，人聲嘈雜，像有宴飲的光景。因往下一張，只見前面庭裡地下，橫七豎八的屍首攤了一地。後面庭中有幾個官兵擁了幾個婦女，在那裡行樂。那些婦女都是愁眉不展，慘慘不樂。獨那些兵丁反快樂異常，高斟低酌。徐季直如何耐得，將身一跳，來到庭中，拔出劍來向那兵丁斬去，那幾個兵丁看見，連忙拔刀而起，只見劍光到處，一個個俱已倒地。那些婦女跪在地下哀求，季直道：「不要害怕，我是來除暴安良的，但這幾日城內景光如何？」婦女道：「男人都已殺盡，只除婦女尚未殺完，那官兵想私留受用，留下幾個女人，奈大將軍號令甚嚴，大約明後日要洗淨的了。」季直聽見，也不答話，又跳上屋脊向大將軍住處而來。不料大將軍自從十三妹行刺之後，每到夜間，不論坐處臥處，帳上帳下，均有心腹校尉守護著。

徐季直到了那處，看見防得嚴密。即行退了下來，一連去了三夜，無隙可乘。又聽得屠城已畢，官兵又要動身前進了，只得退回翠微村，心想：如去幫助策妄，看來事必難成，若此罷休，又心不甘服。不一時到了村中，只見胡用已在那裡等候著，問道：「徐兄這幾日往那裡去？我已打聽得策元帥在青海角了，想與吾兄同往，何如？」季直想了一想道：「也罷，只管與軍師去看過如何，再作商議。」說罷，便同胡用收拾行李，悄悄徑青海角而去。

再說黑面金剛策妄阿拉布坦與周必達、朱錦南兩將奔到青海角，幸得那處駐有守地方的將官一員，手下有兵五千，連策妄帶來的敗兵，共有二萬人馬。策妄一面把守著要隘，一面甲表金川王，求再添人馬五萬，便與朱、周兩將商議把守之策。周必達道：「據探子來報，官兵正在屠城，約須一月有餘方能到得此地。現在將近炎夏，他的兵士遠來，一定口渴，取水甚急，吾想青海的水是吃不得的，只有煞羅江的江水可以吃得，依我愚見，等他來時，莫若將煞羅江的上流滲下信石毒物，把他軍士毒死，此為上策。」策妄依計而行。一日，忽報軍師同一英雄回來。策妄大喜，連忙迎接進來，彼此訴說別後的事。胡用道：「不料誤中奸計，致使我們全軍覆沒，但事已至此，也不必說了。」策妄問：「這位何人？」胡用道：「這位就是俠士徐季直，元帥當時思慕他，他都不肯見面。今於無意之中得他前來相助，真是意想不到。」策妄大喜道：「久仰徐將軍的威名，屢請不到，今日得睹尊容，非特策某三生有幸，亦是金川大王之洪福也。」季直一味謙讓。正是：

良禽擇木方棲止，名士何堪妄策名。

徐季直到底能替金川出力與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